

■新作聚焦 莫言诗体小说《饺子歌》:



文体创新与世相呈示

□王春林

在文学史上,诗体小说并不鲜见,这一方面影响力最大的作品是俄国作家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具体到当代中国,“十七年”期间也曾经出现过闻捷的《复仇的火焰》。但进入新时期文学以来,诗体小说基本是缺席的。2019年岁末,莫言的诗体小说《饺子歌》(《北京文学》2019年第12期)可谓一道奇异的文学佳肴。

在《饺子歌》中,先后出场带有视角性色彩的人物,分别是某大学的男生、女生各一,以及带有鲜明自传性特点的老莫;然后是神鸦、校猫以及文鼠三种动物;此外,还有一位自称既不是死神也不是观音的“介乎人与神之间的一种存在”的夜游神。借助于以上7个不同的叙事视角,作家活灵活现地描述了一场发生于大学校园里的猫鼠大战,更勾勒塑造了侯教授与老莫这两个人物形象,对当下时代违逆人伦常识的残酷世相进行了批判性的呈示。即使是在那场被描述得生动异常的校园猫鼠大战中,也时时处处有着人世间影子的折射。比如,就在以校猫为视角的这一部分,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段落:“孟教授那个爱徒,/盗同学钱,编造谎言,/十足的学渣,/但成了政治运动的专家。/火烧赵家楼那家伙,/后来成了大汉奸。/跳得最高的,往往摔得最惨。/醉心政治,/多半是为掩饰道德的瑕疵,就像走夜路胆怯的孩子/大声唱戏。”一位在日常生活中只知道“盗同学钱,编造谎言”的道德人格存在严重问题的“十足的学渣”,到头来竟然摇身一变成了所谓“政治运动的专家”,传达出一种强烈的嘲讽意味。借助于这样的话语,莫言真切再现出了人性中难以避免的复杂状态。也因此,作家才发

出不由自主的人生哲理感叹。

这种对残酷世相的批判性描写,也同样出现在其他人物(或动物)的视角中。比如在神鸦部分出现过这样的话语:“尸横遍地后我们反思,/这样的争斗是否值得?/不就是一根头发吗?/两个秃子打仗,/为了一把梳子。/三城的乌鸦火并,/为了一根头发。”只要稍作留心就不难发现,在我们所置身于其中的日常生活中,类似于两个秃子竟然莫名其妙地为了一把与自己无关的梳子而发生争斗的荒诞戏剧,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再比如,同样是在神鸦的部分,莫言写到:“现在时髦的是裸奔,还有/以庄严的名义告密。/表面上十分反叛,/暗地里与权贵勾搭成奸。/表面上慷慨直言,/暗地里给谁送钱。”原本被认为是重大问题的可耻行径,在当下这个荒唐时代竟然变成了一种司空见惯的现实情形。正是因此,作家对那些“以庄严的名义告密”的可耻行径表示出强烈的愤慨。

对于小说这一文体来说,人物形象塑造得成功与否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这一点,即使是在面对带有文体创新意味的诗体小说时也不例外。在《饺子歌》中,莫言有效地克服了文体的局限,成功塑造了侯教授与老莫这样两位颇具深度的人物形象。那位出身于官宦世家的侯教授:“他上大学时披着一件/破旧的黄呢子大衣,/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们的思维是一个模式:/党同伐异,消灭异己。/非黑即白,/不允许灰色存在。/造反为了招安,/哭号为了霸奶。/这千百年的剧本,/至今盛演不衰。/有人剖析你的灵魂,/有人陪你谈古论今。”如果说不允许别人发表看法已经称得上野蛮,那连别人保持沉默的权

夫人买化妆品开文具发票,/在课题费里全报销。/被人揭发了他还狡辩,/说大清朝知府夫人的脂粉钱,/也是可以报销的。/何况我夫人还是满头秀发!”一位大学教授的无耻嘴脸,由此凸显无疑。

但就是这样的人,居然对老莫的获奖一事大加批评:“上个星期三,/侯教授用两节课的时间,/与我们讨论老莫那张/有损国格的丑脸。”“你们看看他的眼袋,/还有觉得毫无风度的脑袋。”“起码去割了那两个眼袋!/讲究点嘛就去把头发裁剪!”“这样的面相,/必然奸诈、邪恶、怯懦,乡愿……/如果鬼子来了,我敢担保——/他第一个叛变!”“他顶多是一个不入流的小文人,那帮老家伙真是瞎了眼!/怎么着也轮不到他啊!/这是在打我们中国人的脸!”面对这样的责难,老莫在感到精神痛苦的同时,更感到了言说与书写的困难:“老莫你可以言,/当然也可以不言。/法无法无无法法无法无言,/言莫言莫莫言莫莫言。”如同哈姆雷特所面临的“生存还是毁灭”一样,作家莫言所无法逃避的,就是面对众多质疑,到底是继续言说还是停止言说的问题。事实上,也正是在充分感知身受的前提下,莫言才有了堪称惊人的发现:他们总是会“逼着别人表态,/比不许别人说话还要混蛋。/右派和左派,/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们的思维是一个模式:/党同伐异,消灭异己。/非黑即白,/不允许灰色存在。/造反为了招安,/哭号为了霸奶。/这千百年的剧本,/至今盛演不衰。/有人剖析你的灵魂,/有人陪你谈古论今。”如果说不允许别人发表看法已经称得上野蛮,那连别人保持沉默的权



利也都需要肆意剥削,就更是一种令人难以容忍的行径。正是在长期的生活历练中,莫言养成了足以洞穿表象直抵核心的发现能力,正是依凭这样非同寻常的洞察力,莫言有了这样生动的书写:“那些被狼吃掉的小羊的冤魂,/依然在苦苦地追问:/我在下游,/怎么会弄脏上游的河水?”是啊,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被迫重蹈小羊的覆辙,小羊这样的苦苦追问,构成了有着突出现实意义的千古之问。

也因此,我注意到了夜游神部分的这些话:“有人说你写诗是亵渎语言。/有人说你侮辱了诗的尊严,/诗味如屁,遗臭三年。/你也配,他也敢!/他投机,他无耻!/他想借助诗歌达到什么目的?!/比神圣还神圣的诗坛,/岂容这些俗烂的语句污染?/这是那位伟岸诗人的原话,/他说你再敢写诗就要找人——/吓唬了你!”莫言在这里表达的与他自己的写诗经历紧密相关。借助这

■新作快评 罗望子短篇小说《容易记》、《收获》2019年第6期

空虚的引诱

□韩松刚

对生活的可能性的探讨,是罗望子小说的艺术底色,短篇小说《容易记》就是这一追求的延续。小说讲述的是一位没什么前途的人文学院副教授和他的女学生之间的感情故事。我想,罗望子一定不仅满足于给我们讲述这样一个已然有些枯燥、俗套的故事,而高明的读者同样不满足于当下小说中流布的假做的悲伤和高调的说教,他们要倾听的是陷入自我的两难困境和空虚的命运中的内心的真实召唤。

劳伦斯说:“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永远都是变化的,而且永远是探索人类新生命的中心线索。”这一关系的变化是情感的变迁,是道德的更迭,也是社会的写照。就像小说中乔布施和女学生之间的关系,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是恋人的关系,是玩笑和被玩笑的关系,而在这些简单又复杂的关系中,我们得以窥探两者之间那种隐秘的情感心理,事实上,他们都未能从彼此身上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享受,相反,却承受着一种负累着压力和负担的“纯粹”关系。比如,作者在小说中写道:“天天经过那些樱花树,闭上眼睛,他都能准确判断哪棵树几个杈,哪棵树垂垂老矣,哪棵树去年开得最盛,哪棵树上掉落的虫子最多。现在,和妻子散步,他竟然不敢面对这些树了:好像它们会审视他,调侃他,在他背后发出嘲讽的笑声。这么一想,他不禁加快了步伐。”这是罗望子小说的惊人之处,它不经意间给万物以福,而当乔布施还在累赘的习惯中沉浸自己都看不懂的这场戏时,一种绝妙而蓄意的反讽已经在事物身上着落了。

这种看似全情投入的纯粹关系,事实上一点都不纯粹,它甚至不过是他的女学生们之间打赌的一个“小插曲”。如此可笑,如此可疑,也如此荒诞。抑或者,是过于纯粹,仿佛只有回到本能,爱才是安全的,关系才是稳固的。但现实是,脱离了情感的依托,肉体也终究会失去它的统治力,“没意思,他突然兴趣全无,翻身下来,蜷在一旁,窒息了的鱼一般”。这种脆弱性决定了一切致力于可怕和徒劳的加码都是盲目而无效的,它最后的底线无疑是“爱情”的死亡和更加虚空的生命体验的来临。在这个意义上,“容易”就是脆弱,就是更深的幽暗。

《容易记》写的是这个时代庸俗的情感景观,其矛头直

指知识分子,更隐藏了作者一种引而不发的价值倾向。在我看来,《容易记》的最大意义是对一种生活的丰富、复杂和可能的再思考,以及对一种情感景观之上的精神失败的悲观默认。小说中一个个“异化”的人物,也可能是现实中的一个个“分裂”的自我,那些镜像之中的龌龊和卑微,就如同反向之中的“可怜”的我们融化成了自己的幽灵。

生活的可能性源于情感的不确定性。情感的盲目容易招致灾难,但是更多的时候,危险本身也是诱惑的构成部分,就像疼痛和空虚总是紧紧抱在一起。疼痛是真的,满足是真的,空虚也是真的,然而,这一切的真实情感,又有一种奇怪的、不安的非真实感,犹如“生物的腐烂”,犹如一场拙劣而虚伪的表演。在小说中,乔布施就处在这种严重的错位之中,他在空虚的迷失中继续扮演着一个小丑的角色,并以一种愚蠢的面向和自我的欣喜踏入新的虚空之中,分裂正在加剧,并不可避免。

但一切又都是容易的。爱与不爱、痛与不痛、记忆与遗忘都是容易的,它们之间起承转合、翻来覆去、易如反掌。“他继续沉浸在疼痛带来的快感里。连座椅也跟着他一起战栗、摇摆。他只得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掐着左手的虎口,死劲掐着。然后换手,掐右手的虎口。他要用一种痛苦来驱赶和替代另一种痛:的确有所缓解,心跳渐渐平稳,快感也渐渐消失。他的快感总是依附于痛感,一损俱损,无法挽留,却让他牵挂、怀念。”但最容易的是什么呢?是时间。在时间的“历史”中,一切的容易就像一切的草率一样,你说不清这到底是什么生活的毁灭,还是灵魂的蒙难。

弗洛伊德认为,负罪感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在他看来,文明的进步和负罪感的增强有关。但在中国文化强大的实用理性和乐感理念中,所谓的羞耻似乎可以四处挪动。《容易记》的结尾印证了我的判断,它不会也不能解决当代人的情感问题。它只会捣乱,让你手足无措,甚至于让你绝望交加。在这个什么都变得“容易”的时代,空虚不请自来,《容易记》只是这空虚之上的一个小小的切片。但小说的意义就在于它包含了对生命和世界更深刻的理解,包括空虚,包括一切的无奈和失败。

■评论

篡改的命,或与恨和解

——读张欣《千万与春住》 □陈培浩

在新作《千万与春住》中,张欣再次聚焦光鲜亮丽的都市白领的精神困境,以精彩流畅的叙事和精湛细腻的心理描写揭开都会生命流光溢彩背后的慌乱和荒凉。一部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跌宕起伏的戏剧性和丰富深刻的人物刻画皆是技艺,在此背后,如果不能触及某种命运感,如果没有更深刻的道与省思,这样的小说终究不能称为成功。必须说,《千万与春住》精彩故事背后大有深意存焉。

小说将一个古老桥段推陈出新,但戏剧性只是起点而非卖点和终点。多年前,匆忙移民美国的夏语冰将儿子临时托付给闺蜜滕纳蜜夫妇,孰料后来被她领到美国的儿子已被闺蜜夫妇调了包,出于对自身窘迫生活的不满,为了给亲生儿子一个更好的人生,滕纳蜜说服丈夫薛一峰,施行了这次对命运的“偷袭”,但命运之所以为命运,就在于你以为你凭借人力对其进行篡改,可这种改写不过是命运更大图案的一部分。《千万与春住》内置了这种复杂的命运感。在“儿子”4岁的时候,滕纳蜜在商场里挑选电饭锅时将他弄丢了。这件事导致了滕纳蜜与薛一峰的婚姻难以维继,也导致了他们无法面对夏语冰、周经纬夫妇而主动断绝联系。多年以后,警方找到了“儿子”的线索,他已经成了山东青州农民邓小芬家的孩子王大壮。私心与拐卖推动下的二重命运置换构成了这部小说的戏剧性机制,但依然要重申,戏剧性在这部小说中仅是起点,是一个扳机,扣动它是为了让子弹射向更驳杂幽微的命运奥秘。

假如一切如常,山东青州开长途货车的青年王大壮将在美国高级白领家长大,他在世俗尺度中拥有“更高级”“更体面”人生的可能大概是不难想见的;而自幼患有自闭症,在美国优越医疗条件和夏语冰无微不至心灵陪伴中长大的“小桑君”将是一个广州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滕纳蜜和薛一峰的家庭大概不会解体,他的人生未必就一定更低层级。那么,伤害他们的是什么?是滕纳蜜对现实物体系及其价值观的完全认可,还是滕纳蜜对命运的报复心?

成名后的滕纳蜜价值观完全被物质体系所同化,当王大壮不愿认亲时,她对薛一峰说的是,这孩子为啥不知道我们才是能改变他命运的人呀?她在夏语冰面前深深感受到不同人之间牢不可破的命运壁垒。不管夏语冰做了怎样“触犯天条”的事情,终究有繁花似锦的幸福在等着她;而不管她滕纳蜜如何刻苦勤奋、手脚并用,她所暗恋的周经纬归国要来领走的女神依然是夏语冰。因此,她将儿子调包送到美国去,表面上是为了改

写儿子的命运,深层的心理动机则是她对那道始终横亘在她面前的命运壁垒的偷偷回击。

命运以自身的宽广博大和云诡波谲回应了她。她倾心信仰的物质性伦理并不能说服所有人,至少邓小芬和王大壮就依然活在完整的传统仁义伦理中。小说展示了存在于伦理之间强烈的摩擦和碰撞。在高度理性、分工精密和现代都市价值观中,内蕴着不可置疑的进化性和等级性,比如都市必然高于农村,精英白领必然高于大货车司机。滕纳蜜的调包和周经纬执拗着要求王大壮去美国,都隐藏着这种自以为是的逻辑。而仁义则超越现实的朴素道德观。小说中,质朴而坚定的邓小芬、王大壮以朴素的传统价值观对来自都市的滕纳蜜们进行了一场情感和伦理教育。张欣并非简单地把“都市/农村”这组关系进行价值逆转,使农民成为神圣崇高的价值来源,她展示的是一种可贵的复杂性,一种复杂的纠结。假如没有夏语冰和薛一峰这两个深谙都市规则的白领精英的高效决断和人际网络,假如没有宫超医生所代表的理性高效的现代科学,邓小芬必然难保一命。可是,“都市”为邓小芬改了命,却依然无法征服和改写王大壮自主选择的司机命,或者说无法改造他内在的仁义价值观。正是在这里,“农村”又教育了“都市”。或许,作者想暗示的是:城市化的进程浩浩荡荡势不可挡,但人类的生命在社会程序之外,依然有另一套价值程序。所以,命运的要义不仅在于使其关联至更高级的社会程序,更在于使其对接于自治的价值程序。

张欣并不简单预设某种更好的命运。她不认为夏语冰必然比滕纳蜜“好命”,她更愿意甄别个体面对命运狂风骤雨时的不同的定力和修为。夏语冰几乎是小说中的一个理想型人格。她以勇敢、智慧、坚韧和耐心,承受着压力、疏远、欺骗、背叛和拒绝,她优雅干练地周旋并摆平各种突发危机,让生活延续着表面的繁花似锦。可是,她却是最后的孤独者。周经纬面对想象的“背叛”时可以再找一个女人来维持心理平衡,滕纳蜜面对命运的“不公”时可以活在坚硬的仇恨和报复中,只有夏语冰,才是真正被命运诅咒的俄狄浦斯王,前一刻还是万事俱全,转瞬间就一切土崩瓦解。可是,她没有被打倒,她愤怒却没有失去理智,她没有被恨所淹没。如果说邓小芬是传统伦理的守卫者,夏语冰则是真正代表了现代文明的都市女性。她代表了她们的困惑和难题,也代表了她们的理想存在伦理。生命有隆冬,但不要做隆冬的囚徒。生为现代女性,如何在命运的漩涡中与恨和解,保全心灵的坚韧力量和高贵尊严,这可能是张欣想说的。

广告

文学港

2019年
第12期目录
总第253期

小说到场
小镇,烟花以及蓝黑的夜···秦羽墨
立夏苏···张晓红
一条路···李霞
普明寺赏梅图···杨方
依洛瓦底一路向南···但及
千年古刹清修寺(外一篇)···钱天柱
甬城笔记专栏
为林逋卸妆···柯平
科幻叙事
囚徒···黄秋野
评论
想象两种历史性的汇合···杨庆祥
名家刊评
受戒(短篇小说)···汪曾祺
走过六百年的周塘老街(外一篇)···沈伟恒
宁波市文学期刊联盟优秀作品选
路过小镇(外一篇)···王梁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
——篇篇好看,期期精彩!

作家人气榜
打造(中篇小说)···池莉
小说的节奏——读池莉的新作《打造》(评论)···牛玉秋
现实生活
荔园筑就的精彩——来自深圳大学的报告
(报告文学)···刘元举
《北京文学》70年华诞经典回顾
受戒(短篇小说)···汪曾祺
倾“庙”之恋——读汪曾祺的《受戒》(评论)···毕飞宇
好看小说
孤狼(中篇小说)···杜光耀
删除(短篇小说)···刘建东
年三十(短篇小说)···蓝石
马克小小说两篇···马克
王良瑛小小说三篇···王良瑛
新人自荐
枣花杠子馍(短篇小说)···石岱

敬告读者:本刊每期内文208页,全部彩印,装帧精美,每册定价15.00元,全年12期定价180.00元,且每期随刊赠送精美副刊。本刊2020年杂志仍在征订,读者可到当地邮局订阅本刊,也可到《北京文学》微店或杂志铺(<http://www.zazhipu.com>)订阅或购买本刊。本刊国内邮发代号:2-85,国外邮发代号:M428;地址:北京前门西大街97号北京文学月刊社发行部,邮编:100031;电话:010-66031108,66076061。

看得见的故土,闻不到的枣花香(点评)···张丽军
天下中文
墨脱的尖叫(散文)···凌仕江
聆听鸟语(散文)···赵丰
大与小之间(外一篇)···刘夏
真情写作
礼遇特殊的日子(散文)···胡传永
到灯塔去(散文)···郭梅
珠穆朗玛(组诗)···党益民
亲爱的歌者(组诗)···胡茗茗
难忘的岁月(三首)···秦川
远走三年(外一首)···陈宗华
江南忆(诗)···杨清茨



广西文学

2019年12期目录

小说
特约头条
郭晓琦 / 谁一直在砸门(短篇小说)
短篇精制
若非 / 倒欠
国耀明 / 去高桥
微篇妙品
刘博文 / 陆石桥传奇
到灯塔去(散文) ··· 郭梅
珠穆朗玛(组诗) ··· 党益民
亲爱的歌者(组诗) ··· 胡茗茗
难忘的岁月(三首) ··· 秦川
远走三年(外一首) ··· 陈宗华
江南忆(诗) ··· 杨清茨
特约头条
崖丽娟 / 大暑随想(外二首)
新发现
陈坤浩 / 亚拉的礼物(组诗)
卢辉 / 神话现场与生活现场的“诗歌交响”——从陈坤浩组诗《亚拉的礼物》想到的

散文新观察

谢宝光 / 匿名诗者

刘军 / 散文新观察之谢宝光篇

广西散文看台

廖献红 / 上梁

岁月留痕

何绍杰 / 三苑树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专栏

黄淑娟 / 牵着蜗牛散步

编看编说

吴小龙 / 怎样理解那无解的游戏——王强的诗《鳌江站》编读记

批评

宋光启 / 静静流淌的慈悲:罗晓玲

诗歌印象

普驰达岭 / 从乡韵的沉积到诗意的辽阔

在黛瓦上印象

2019年《广西文学》改稿班学员作品专辑

地址:广西南宁市建政路28号

邮编:530023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2-7629

国内统一刊号:CN 45-1045/

国外代号:M6169

国内代号